

通志
臺經
解

仁12
1411
28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第 28



董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六

比卦

坤上坎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師以一陽居二位衆陰順之於外大將統軍之象也此卦之所以爲師比以一陽居五位衆陰順之于內大君朝諸侯之象也此卦所以爲比比有吉之道凡物无所比者不可以獨存於天下故比乃吉也夫比之所以吉者以其有所親附也故繼之曰比附也比之所以有親附者以其上下順而從之也故又繼之曰下順從也順謂坤也向使在上

位而无輔則為乾之亢而有悔矣何吉之云向使
 上下違行而不順則為訟之不親矣何輔之云占
 筮之道人之所取信也書曰若卜筮罔不是乎益
 曰未占有孚則占筮者誠信之謂也比之為道以
 誠信為本故曰原筮謂推原吾之誠信以為比之
 道也元始也永終也貞不變之謂也吾之誠信始
 終而不變此比之道所以无咎也故曰以剛中也
 夫剛而中則誠信之道充塞乎其内又何終始之
 或變乎盡此道者九五是不寧謂未得其所以
 比也方來謂无方而不來也未得其所以比者无
 方而不來故曰上下應也以爻言之則居正應之

地者二而已以卦言之則九五以一陽而五陰莫
 不比之故謂之上下應也亦猶小畜柔得位而上
 下應之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之義雖
 然上六之後夫五非果能應夫五也故視下諸爻
 則其道為窮謂獨背夫五而不之應勢逆而不順
 故也夫當比之時顯比之主若揭日月於上自四
 而下皆面夫五而順從之上六獨背夫五而後之
 此迷悞失道而不知比之謂也其能獨存於天下
 乎其凶宜矣故上六又曰比之无首凶東漢之隗
 囂李唐之李密本朝之李煜是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嗚呼吾觀比之象而知君民相須之勢不容駸也夫萬物之所以比者地也然求其勢之相比而无間然者則莫水若也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是也君民之勢亦然先王於是建萬國親諸侯使上下遠近脉絡相通則君民之勢交相比矣蓋國者所以域民也侯者所以君國也建萬國則君之所親者諸侯而諸侯之所親者民四方萬里之遠不患其不相比也或曰後世罷諸侯而置守令其與先王之勢同乎異乎曰後世之心患諸侯之難制也故守且令焉而分茅胙土之恩薄矣守令有過則賜之一札奔命而服罪之不暇得保

終更則亦指日以求去此易制之法也然更易紛紛官吏民情愈不相親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大凡位之卑者則與之者必狹交之淺者則信之者必寡六居比之初所謂位之卑而交之淺也以此比人人誰比之然有要道焉修吾習中之誠而已矣故曰有孚比之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惟誠者則无上下之間有所不比比无不善矣故曰无咎缶之為器朴陋而微賤者然虛而能容初六之象也有孚盈缶則又誠无不足者不特有孚而

已也終來有它吉者吾誠之效也孟子所謂能動也夫陰之所比者陽也初六之於九五近而承不得為六四遠而應不得為六二然至誠无上下之間誠存於此終應於彼其亦效之必至者故曰有它吉也誠之可恃也如此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易之有比豈亦小人之道也曰所惡於比者為其不正也如比而得其正則无惡於比矣五比之主也二其應也陰陽各當其位所謂正也夫君臣上下相比以正此所以吉也比之自內者夫正者吾性之所自然

而不變也比而不失於吾性之自然者故曰自內凡相比之道而或失之偽為者皆非自內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以六居三比之所謂不正人也故曰比之匪人夫相比之道以正而吉也比而不正則傷敗乃至是自貽其禍之道也三以不正間於二四之間聖人以匪人目之亦懼夫二四之或比之也其曰不亦傷乎者所以示戒於二四也亦明矣唐之七司馬皆世所稱才而柳子厚劉禹錫尤其傑者一失足於王叔文之門蹉跌含恨以至於死者昧不亦傷乎之戒故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處於邪正之兩間則誰從孰不曰從夫正而吉也然已之不正則亦未有能從夫正也以六居四蓋正人也已之既正則所從者亦必正矣故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則不內比於不賢之匪人以舍下也可知矣若四者所謂可與語上也歟朱子發曰易曰東北喪朋安貞吉六四之謂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九五居正中之位則所以比天下之道亦正中也

道而正中則大公而不私也故曰顯比陽為明故稱顯夫顯明比道於天下而天下宜无不比者而或容有不吾比者聖人亦未嘗有心於求比之也比之以不比而已故以王用三驅失前禽為喻三驅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夫顯比之道順則取之逆則舍之若三驅然故前禽之失以不比比之也順則取之謂自四而下皆順夫五之謂也逆則舍之上六之後夫五是也亦謂失前禽也然以前禽為逆已而舍之則近而順乎已者亦豈上之人有以誠語之而致然歟故曰邑人不誠吉邑近邑謂近而比乎已者也聖人之比天下无遠近親疎之

間不以近夫已者而加親不以遠夫已者而加疎
 此顯比之道也上使中也者夫近而順於已者雖
 非有以誠之原其所以然者亦非无自而然也夫
 明中正之道於天下而天下皆惟吾之中矣書曰
 皇建其有極又曰凡厥庶民惟皇作極此之謂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知所比而後能比人有足比然後能比於人上六
 之後夫五非知所比者也以陰居上又非有足比
 者也故曰比之无首一卦之上所謂首也在比而
 无為首之道能无凶乎故曰无所終也謂比道之
 窮也夫君子有終以其謙也上六以陰暗而乘五

逆道也其无所終宜矣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

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
 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昔者常疑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而不知其所以能
 者何也蓋學易而至於小畜而後得其說喟然而
 歎曰噫此亦出於情投而勢便也已矣夫勢便則
 事可順成情投則物莫吾忌小畜云者小者之有
 所畜也畜者止也人臣有所止制之謂也故其為
 卦也則巽上而乾下其為爻也則六四以一陰位
 乎五陽之間而且近五焉乾之為物剛而健者也

而巽則以順巽之道行乎其剛而健者不吾忌
 焉何也是必有以得其情故也四以一陰位乎五
 陽之間而且近五焉乾之三陽雖剛而健乃居乎
 其下而不之辭焉又何也勢使之然故也情投而
 勢便故雖剛矣而此有以入之入之者為主則受
 入者為客矣此小者之有所畜也故曰柔得位而
 上下應之曰小畜蓋柔不得位則受制於眾剛之
 不暇矣如制剛何上下不應則眾剛之情俱不我
 協矣又如制剛何然則昔者君子之為人臣也所
 以汲汲於得位得君云者非有他也蓋曰位卑而
 言高罪也又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也為

是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則魏鄭公其人也賈洛
 陽則踈矣劉去華尤其踈者也夫頃刻不離左右
 握手入卧內其尊寵何如也以房杜之元勳猶以
 直遜之也則上下之情寧有或吾忌者故魏鄭公
 得以肆其志於太宗賈生以踈賤少年足跡方踵
 殿陛間遽然痛哭流涕驚人耳目絳灌輩詎能平
 哉其見棄宜矣去華以一介草茅裂眚誦言切齒
 宮闈其視賈誼抑又甚矣曾何補於萬一哉此无
 他是皆昧夫小畜之義故也故小畜之義必期於
 亨不期於亨俱无補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此又合二體與中爻而言小畜之所以亨也夫乾

健也而在內巽順也而在外九二九五剛也而在
 中健而濟之以巽則施諸人也為易入剛而不過
 乎中則存諸我者无悻悻之態而志自行矣所謂
 志者何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君子
 之志志於好君而已矣君子之志行此小畜之所
 以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又昧於健而巽剛
 中而志行者之戒也夫雲行而雨施者陰陽之氣
 通也密雲不雨則陰陽之氣壅而不通矣西郊陰
 位也自我西郊謂六四用事也不雨之雲徒密於
 西郊豈有他哉陰陽之氣不通故也陰陽之氣不
 通則西郊之雲徒知尚往而已无惑乎其施之未

行也夫小畜之義期於亨也今西郊之雲徒知尚
 往而已則失健而巽剛而中之義也不雨之雲徒
 密於西郊則欲志之行其可得乎故曰志未行也
 噫此賈洛陽劉去華之象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下之物疾於行也莫風若也其所以疾於行者
 以善入故也惟善入故物莫能礙莫能礙故其行
 也雖欲不疾不可得也故易以巽為風又曰巽入
 也天下之物惟天為萬物之上惟其在萬物之上
 為高且大故舉天下萬物莫能踰於天今也風猶
 行乎其上也蓋善入故也以天之高且大而猶

不礙於風而風得以行其志焉此小畜之象也剛柔不偏之謂文行於萬物之間而无所忤之謂文君子之畜夫君也亦貴於有所入之爾然德非文德則健而不巽剛而不中其能有所入而使吾志之必行乎故觀風行天上之象必以懿文德為本何謂懿曰積小以至大由微而至著之謂也揚子雲曰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文德之發用如風之行无高不暨无遠不至而物莫我禦蓋亦發於細微而行於至著云爾是之謂懿文德荆公曰小者之畜其可以暴為之乎懿文德為之以不暴也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之陽動乎一卦之初動之微也當動之微去道未遠制之使不愆於道則用力寡而見功多而无制之之勞矣故曰復自道如復之初九所謂不遠復是也夫君子之畜夫君必待其非心既形舉措既愆去道既遠然後從而止制之其能免咎乎必也於方動之初制之使不愆於道则无制之之勞君焉不見非於其臣臣焉不見猜於其君事君之義了无所失矣故曰何其咎吉而象又曰其義吉也以言事君之義莫吉於此故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小畜之初動之微也所謂心之非也復而自道其盡格心之業乎楊中立曰六

四陰得位為一卦之主而初與之為應受畜於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復自道矣又何咎之有故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視初九則動已形矣所謂動之微也亦既有間矣雖然未過乎中也故君子於此牽而引之使復歸諸中而无過中之失則在君非惟无失也而在人臣者亦不自失也夫以牽復而視初之復自道則其制之之勞與逸亦豈不有間矣乎伊尹之戒太甲也而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夫曰虞機曰省括曰欽厥止

曰率乃祖无非牽而復之使歸之中也然則縱欲如太甲而至於思庸伊尹牽復之力益有勞矣郭仲和曰不能辯之於早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復也牽勉強之義

九三輿脫輹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初九動之微也其曰復自道則制之之力无勞矣九二動之已形也其曰牽復則制之之力已勞矣若乾至九三行過乎中而剛動之才已極矣制之力不亦勞甚矣乎猶之輿也其行也有輻如欲制之使不行非脫去其輻不可也夫脫人之輹而制之使不行則在我失之強聒而在彼者易以怨

懃故雖以正相與也而亦未有能正者矣此六四
 用力以制九三之象也故又有夫妻反目之嫌而
 象曰不能正室也夫制之於中不若制之於初制
 之於終不若制之於中人臣之有所畜制者其勞
 逸難易之分於此三爻盡之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小畜之成卦在此一爻也夫四以位則多懼以才
 則至柔以時則有所畜止之時也稟至柔之才處
 多懼之地而任畜止之權上下眾剛環然而卜吾
 之舉動焉於斯時也蓋亦難矣况脫三之輻而常
 遭反目之嫌乎其憂傷恐懼何如也雖然以勢而

論則柔一而剛五其不敵固也以理而論則君子
 以眇然之身而處上下之際亦必有道矣何也即
 吾之誠意以感之固也吾之誠意既至則金石可
 動而況於人乎故夫四之血去惕出而无傷害恐
 懼之咎者吾非恃夫有五也吾恃夫有孚也使吾
 非有孚則位雖近五而君之志或不我合焉則位
 雖親矣而心之親則未也其能使吾之志必行乎
 故象又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但云惕出則血去
 可知蓋謂恐懼猶免則傷害斯遠矣舉輕以見重
 也程河南曰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
 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故也或曰小畜之為

小畜者六四也四處近君之位而以柔巽為畜止之道小人邪君子邪曰易雖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上下二篇所謂以六居四者凡三十二焉未必皆小人也若槩以陰居陰而謂之小人則凡為人臣者必以陽居陽而槩謂之君子可乎聖人於小畜之六四也而曰有孚曰无咎於大象又以懿文德為君子之事業至上九也又從而戒之曰君子征凶則四也者非小人也夫君子之所存患无孚爾苟有是孚則時剛而剛時柔而柔亦將何所適而不可哉但當有所止畜之時上下皆剛非以柔巽行乎其間不可昔人有身不勝衣而能以全

德終始者則小畜之六四是也而槩以小人論之可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六四有孚而九五亦曰有孚此四所以上合志也而五則曰攣如又曰富以其鄰不獨富也夫君臣之間所恃相與以无間者曰誠而已臣焉不有以信乎其君君焉不有以信乎其臣則有言而无從也有諫而无聽也君子不能拱手以固寵則懼傷懼讒以求去之而已人君不能悅霽以求益则无陪无卿而自用而已今也不然四以有孚而合五之志五以有孚而攣四之鄰故四得五而无傷懼

之吝而五亦得四而有其鄰之富也此小畜之所
 以亨也以九居五陽之純者也陽之純則為充實
 充實有孚也以六居四陰之純者也陰之純則為
 謙虛謙虛亦有孚者也陽以陰為富則陰亦以陽
 為富故曰富以其鄰不獨富也謂五與四皆以有
 孚相得不獨五有是也成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
 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能盡其義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道至上九成矣君子之志至此亦已行矣
 始也柔著密雲不雨之戒者懼其強聒以用事而

上下之情不協焉故也故有健而巽剛中而志行
 乃亨之說今也畜道之於五而君臣之志不謀而
 合則凡君子之所欲言而欲施者无不如志矣故
 上九當畜道之成而有既雨之象謂陰陽之氣至
 此而交暢矣雖然密雲不雨猶戒於尚往其能无
 疑乎故又戒之以既處謂君子之於此時也若猶
 有所往而未已則嫌疑之不免矣夫成天下之功
 易處其成功難若成天下之功而不處之焉則天
 下之人皆能之何必君子也何也才有餘而德不
 足故也惟君子當夫功之既成也吾之處之若无
 功焉此非所積所養之厚不矜不伐而能至是邪

故曰尚德載而象曰德積載也言其德器之不薄
 故能有所任載而无滿盈之愆也婦道以順為正
 也若愆於正則為厲月遯日以為明也月至於望
 則與日敵矣何者陰盛故也故曰婦貞厲月幾望
 此聖人為畜道既成之戒也此所以終之曰君子
 征凶有所疑也

☰☷

兌下 乾上履虎尾不啞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

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
 光明也

履者何經曰履德之基也韓子曰德有凶有吉吉
 凶相遼奚啻燕越然皆自所履而始故北首則燕

南轅則越顧其所履如何耳是以君子所履常虞
 傷害恐懼戒敬不敢失足書云若蹈虎尾是也故
 履有取於履虎尾之義履之成卦在於六三兌以
 少女柔弱之資而履乾之剛故曰柔履剛也夫以
 眇然柔弱之資而履乾之剛尊卑小大之勢至不
 侔而剛不吾害者何邪蓋有道也說而應之而不
 與之校是也涉世之道以和說為尚以眇然之軀
 行之萬物之間物至眾而已至寡也不以和說為
 行而務與之忤焉庸免患乎故曰說而應乎乾是
 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兌悅也初九九二雖與九四
 九五敵應其體兌也其性悅也老子曰吾有大患

為吾有身噫吾身豈能為吾患邪特患不能行是身耳吾身得所履則亦何往而不服又何身之為吾患邪故曰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九五之所履也又非柔履剛之謂也夫涉世之大莫大於應帝王故也剛也中也正也此九五所履之三德也剛則所履之不息中則所履之无過正則所履之不變以是三德而履帝位庸有慊然之病乎疚病也大抵有所慊於中則行之於外也亦必有所不足今也備是三德以履帝位初无不足之慊則履道之善莫盛於斯也故曰光明也書之稱堯曰聰明又思光宅天下稱舜曰帝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蒼生謂以帝者之德履帝之位故其效不得不如是光明故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下有自然之理常寓於自然之分之中禮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者自然之理也循禮而行不踰其節則得其所履矣故履亦禮也上天下澤有自然不易之分故為履之象天下之民尊卑貴賤自有等差然或至於卑踰尊賤妨貴者蓋以上下之分不辯故也是故古者謹禮之君子為之立五常之教制五品之爵異士農工賈之業使之車服宮室起居飲食各有常分則天下之

民卑不踰尊賤不妨貴其所存蓄自有一定之志可殺可辱而不可使為亂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九以剛明之德而居履之最下之位而上无其應所謂素貧賤者夫素貧賤則亦行乎貧賤而已矣中庸曰君子儻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則履之初九是也故曰素履往无咎夫上无其應而吾之志願則亦求其在我者而已矣吾遑他念乎故曰獨行願也所謂在下位不援上初九有焉孟子之无官守言責進退之有餘裕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

夫當履之時進居中位其視初九為得位矣然上无其應則亦與初九同也九二之時履坦坦之道而不忘乎靜正而後吉也苟為不然則輕進躁動失其所之中心搖搖與物交戰豈不失其中心所守者邪故有幽人貞吉之戒謂以幽靜无欲之人而處此地則行道之心不為利祿富貴之所縈亂而後為得其正而吉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又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則履之九二是也石守

道曰九二以陽履陰有幽人之象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以全卦觀之則兌之柔弱履乾之剛說應乎乾則曰履虎尾不啞人亨以六三一爻論之則以六居三剛很在內陰暗在外外无所見很以待物故不免涉世之害而曰履虎尾啞人凶卦與爻非固爲異也聖人不盡之意互相發明故爾夫是之謂易楊中立曰易中隨時取義固不同也夫眇者非能視也比之无目者特一髮之間耳跛者非能履也

比之无足者亦一髮之間耳然不可與未嘗眇未嘗跛者並駕而爭明何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故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故也此六三之才也六三以此才而涉世不量可否輕重忤物必罹傷害故曰履虎尾啞人凶蓋其所履之位不當故也夫三履之高位而以陰柔履之豈其所宜邪故曰位不當也九二以陽履陰其才剛明自處陰晦之地乃幽人也六三以陰履陽內幽暗而外剛明武人也以武人而履三之高位爲一卦之主爲大君也外无所見很以待物而不免涉世之害昔人所謂盆成括是也張橫渠曰大君爲衆爻之主也武人者

剛而不德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經曰四多懼處多懼之地而復以恐懼自處所謂愬愬也四處三陽之後故亦曰履虎尾也始也履虎尾終也无忘其愬愬之戒故曰終吉夫九四之志无忘其愬愬之戒故履虎尾而終吉此其志之所以行也謂其能免涉世之患也在卦德曰履虎尾不啞人亨其九四之謂乎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以剛中履帝位剛則足以有決中而且正則其決也莫不當也矣故曰夬履夬決也夫涉世之

大莫大於應帝王履以虎尾為喻而九四所以无見啞之傷者處多懼之地而不忘於愬愬故也以九居五其位固正當矣剛中正之德既无不足之疚然或不知以危懼自處則剛有時而息中有時而過正有時而變矣故居此正當之位又當以危懼自處則夫履之德终无疚病矣故戒之以貞厲厲危也夫當履虎尾之時而危懼戒敬之心不可俄頃而弗置之念而况於九五之位者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上九以剛明之德處履道之成涉世之患吾知免矣其惟此時乎視履考祥者凡吾平生所履歷者

迎而距之平心而熟視之而善惡禍福之祥皆不
 逃乎吾之所考焉故曰視履考祥由是自反而仁
 自反而有禮則其所履之吉復自此始矣故曰其
 旋元吉夫以元吉而履諸上位此豈武人為于大
 君之比哉其大有慶宜矣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七



坤上 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

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
 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也

邵康節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
 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夫天本居
 上地本居下而泰則乾下而坤上此天地之用也
 亦猶火本炎上水本趨下而既濟則離下而坎上
 此水火之用也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
 從道也其是之謂乎學易者知隨時從道之說則

天地之用得之矣夫泰者通也天地之用交相通之謂也天地之道不能有陽而无陰人之道不能
有君子而无小人故泰否二卦陰陽適平君子小人各相半焉雖然時乎泰通則陽為主而陰為客
君子之勢伸而小人之勢屈故小者不能以病大往者不能以過來陰時出而佐陽小人日聽命於
君子此泰之道所以吉且亨也故曰小往大來吉亨亨即泰也關子明曰乾來內坤往外則君子闢
小人闢故名之曰泰反是則名之曰否作易者其闢君子而通小人之闢也故以君子名其卦以天
地言之乾來居內天氣之下降也坤往居外地氣

之上騰也此天地之泰也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萬物通生理遂也以君臣言之二上應五而五下
之五下應二而二承之此君臣之泰也故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其志同趨向一也以天地人事而
兼言之內陽而外陰則發生自我而陰則順承之內健而外順則建立自我而眾則皆退而聽之此
天下之泰也故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夫內外勢也消長時也勢然則時亦然
時然則勢亦然此天理人事所以无二道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朱子發曰泰者天地之交也財成輔相以人道交
天地也以左右民立人道也夫天地之道陰陽四
時是也天地之宜則春宜生夏宜長秋宜收冬宜
斂之類是也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則因天之時用
地之利耕墾播殖疏導糞溉各有法制以授之人
使之不失其利以盡生養之道此左右之也司馬
溫公曰夫萬物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能
生成之而不能治也君者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
功也非君則天地何以得其通乎此以人道交天
地之謂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之行違視時而已矣時乎泰則君子之道亦
泰故以其彙征時乎否則君子之道亦否故以其
彙貞此否泰之初皆有拔茅茹之象而以其彙征
以其彙貞之隨以異也茅之為物生於草野側陋
之地然以潔白為質君子在下之象也茹云者其
根茹然而從引類之象也時乎泰亨則君子之類
莫不上進故猶之茅也其所謂茹然者皆以類從
也故曰以其彙征吉彙類也征進也當是時君子
之類吉於上進故也九二九三乃初九之同類者
也陰來下陽外有其應故象曰志在外也程河南
曰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與善

實乃相賴以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泰之主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相應之地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故當君子道長之時以天下人才為己任而君子之類兼收而並用之无有或遺之者然亦非有所謂朋比者一以大公為心故能以剛中之德而上配夫六五柔中之主以共成此泰亨之治何也初九之君子處草野側陋之地有茅茹之象而九二則從而包之故曰包荒九三之君子以剛健過中之才艱難以守正而九二

則從而用之故曰用馮河馮河云者謂其歷涉艱難之才也荒者不包歷涉者不用則有忌賢嫉能之失矣豈能親近羣才而與之同升乎故曰不遐遺荒者能包歷涉者能用則有兼收並用之德又豈牽於私昵而有朋比之嫌邪故曰朋亡如此則九二以剛中為行得以上配夫柔中為行之主此豈淺中狹褊者之所能與哉故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謂其當君子道長之時能以天下人才為己任无所遺棄无所朋比一以大公為心大臣之道不狹且陋如是也象舉包荒一語而下文之義亦兼舉矣此亦省文之例也昔者伯禹之宅

百揆傳說之求俊又周公之舉百工皆以天下人才為己任者然也下至李唐之世房喬杜如晦為相如王魏善諫則遜以直英衛善兵則濟以文夫王魏二子其初亦皆疎讐之臣爾英衛二將又非所謂馮河越險之勇者也皆得以行其志者蓋以房杜為相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嗚呼吾觀諸泰至於九三而知物理之變誠若循環然也又知易之為君子謀也何其深且至也夫物極則反天地之理也九三乾之極也而當天地

交際之地在下者必升在上者必降則泰極而必否矣夫何疑邪故當是時也為之戒曰无有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泰道之无常也无有往於外而不復於內者謂三陰之必復也平者陂而往者復則泰反而為否矣此物理之循環也君子於此時以剛健過中之才處天地交際之地何脩而可以保泰之福哉曰當泰之時人情狃於久安而不知安之將危人情惰於因循而不知時運之將往而我乃不敢安逸艱難守正以人待天以義勝命如此則可以保其泰而无咎矣故又戒之曰艱貞无咎蓋天人有交勝之理故也夫上下之相與不可以

不孚亦不可以必孚三與上居相應之地夫苟恤上之孚已也則亦相胥而為否矣又何艱貞之云乎故又戒之曰勿恤其孚於食有福以言勿恤上之孚已而艱以自守焉則可以保泰而食有福矣易之為君子謀也又何其深且至也夫陽降於下必復於上陰升於上必復於下往來升降之理有如循環如此九三當天地交際之地可不戒哉故象又申其戒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關子明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謨其與天地終始乎則九三之艱貞勿恤有福是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夫泰之世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在內則居中以制乎命在外則退聽乎我而不敢違君子小人各安其所此所以泰也然陽必求陰陰必求陽陰陽之情也上必應下下必應上上下下之道也三陽道長相率而上故三陰失實各復於下六四當三陰志於下復之初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夫鳥之飛也非能有志於高也翩翩然回翔四顧蓋將卜物而即之焉爾當泰之時三陰志於下復以應乎陽也非能應乎陽以其久此泰也應之者將以成否也

夫陽以得陰為富陰亦以得陽為富小畜六四曰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是
 也今六四之應初九也與其鄰之六五上六皆志
 於下應而謂之翩翩不富以其鄰則皆非以得陽
 為富也非以得陽為富則皆失其應陽之實矣故
 曰應之者將以成否也君子之借助於小人也其
 始雖若順適吾志而未有深害遽患之可觀也迨
 其終也則小人為主君子為客為客者日負為主
 者日勝夫然後患害可見矣此陰陽之所以易位
 姦人之所以逞毒

而至於不可

制也否泰升降之理如此吁可畏也原其初蓋亦

本於陰陽之情知相信而已而无有致其戒於其
 間也夫陰陽相求上下相應當通泰之時徒知相
 與交通以盡吾心之所願欲而已曷嘗致戒於其
 間而後為此相信也哉迨夫三陽上升三陰下復
 則否泰又反其類矣則所謂不戒以孚云者非陰
 之罪也乃陽之過也故曰四與初居陰陽相應之
 地而易則寓其旨於四曰不戒以孚責初九也而
 九三之艱貞无咎則明以戒之曰勿恤其孚又何
 有於上六之應也哉張橫渠曰易為君子謀不為
 小人謀於此益可見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

也

程河南曰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時變矣故聖人於三之艱貞則曰有福蓋知戒則可保至四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也則復言處泰之義帝乙歸妹泰之義也書曰自湯至於帝乙則湯至帝乙二王也而子夏傳乃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湯一曰天乙京房亦載湯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則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六五以柔德居君位而

下應於九二剛中之賢而順從之故有帝乙歸妹之象以祉元吉謂當泰之時去其驕泰之心而以禮義往應乎二於以受其祉福而且元吉也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謂以柔中之德而行此志願以合乎下故能受其祉福且元吉也夫惟六五中以行願故九二得尚於中行矣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此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至上六極矣治極必亂高極必危理之常也上六坤之終也坤之四積而至於上六高而危危而

覆矣故曰城復於隍夫穴土以為隍累土而高之
 以為城亦猶治道積累以成泰也今也當泰之極
 將反於否則前日所累之土復反於隍之象也夫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泰之極習於晏安而民心
 日離思亂者眾當此之時人誰我用哉故曰勿用
 師邑親近之地也自邑告命謂既不我用方且從
 其親近而告命之則其所告命也雖得其正而從
 之者亦鮮矣故曰貞吝夫令焉而莫不聽命焉而
 莫不從者上下之心一也今焉上有命而下從之
 者鮮則慢令而逆命者多矣故象曰城復於隍其
 命亂也

坤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

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
 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嗚呼吾觀否泰二彖君子小人之用心備見而无
 遺矣夫君子小人之相為往來固也泰之彖特曰
 小往大來吉亨而否之彖先之以否之匪人不利
 君子貞而後繼之以大往小來云者我知之矣夫
 君子之與小人其道故異其設心亦異久矣君子
 得志則使小人各安其所吾之心未嘗不利乎彼
 也故小者既往則大者必來若天理之自然也故

泰直曰小往大來吉亨初无他事也故无他說也
 若否則不然矣彼小人者不與吾君子无齟齬不
 合之勢則君子必不引去而小人亦未必果來也
 故其設心必先有所不利乎我而後君子盡去彼
 得以自肆矣故否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夫往
 小來也匪人所謂非君子也人非君子則平時
 與吾君子如杓鑿之不相入者正斯人也匪人得
 志則君子之道否塞而不行矣夫正道之在天下
 不可以一日无也今也吾君子之道否塞而不得
 行者皆否之匪人不利乎貞是也使小人而利君
 子之貞則天下不否矣蓋小人之心同乎已者則

利之異乎已者則不利也所謂不利云者非必害
 之也彼此之勢若杓鑿然而不相入故也夫惟彼
 已之勢既不相入故大者往而小者來也然則小
 人之心非不利吾君子也不利吾君子之正也使
 君子言非正言行非正道則彼固利之久矣嗚呼
 此吾於否泰二彖所以備見君子小人之用心也
 經曰否泰反其類也惟反其類故彖之所言一切
 相反以天地言之乾往乎上而天氣不下降坤來
 乎下而地氣不上騰天地之不交如此萬物何由
 而通乎此天地之否也故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
 通也以君臣言之三陽往居於外各安其位於上

三陰來居於內各安其位於下此上下之不交如此天下何由而有邦乎此君臣之否也故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不云其志不同而云天下无邦何也曰時乎泰也上下同志非志於逸豫也為民而已書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當否之時上下不交則所謂邦者未嘗无也然亂民之責屬之誰乎故有邦猶无邦也曰无邦云者甚之之辭也猶詩人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以天理人事兼言之內陰而外陽則陰為主而陽為客陰陽之易位也內柔而外剛則柔為主而剛為客剛柔之易位也猶詩云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是也不云內順而外健而云內柔而外剛何也曰健順以用言也至否則君子之正道否塞而不行非可以用言也此天下之否也故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原其所以致此者无他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而然爾吁彼小人者真可畏也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否君子道消之時也聖人屢稱君子云者亦猶坤之上六為其嫌於无陽故稱龍焉之意也所謂天道不可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子是也然吾觀易之於君子何其愛之之深而慮之之

周也蓋於否之時見之矣何也彖曰不利君子貞
斯言也以小人之吾忌也吾獨奈之何哉故有大
往小來之說以言當此時也吾不得不往以聽其
來也至象又明告之曰以儉德避難告之以斯言
盡之矣又繼之曰不可榮以祿則愛之之深慮之
之周如是哉故張橫渠曰易為君子謀者此也夫
天地閉賢人隱吾於此時祈於无咎无譽是矣若
不避小人之鋒而乃瞭然於人曰當斯世也非我
不可也則難不可逃矣故當儉吾德如天地之閉
焉而後可夫祿仕人之所榮也然有所不可
可視時而已矣當此時也若干祿欲仕之心作於

四百三十六
十一
鄧珍

其中有不能已者則難亦何可避邪此惟寂惟莫
之人所以不免於投閣之禍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
也

程河南曰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
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
時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內小人而外君子為否之
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
大抵然也夫否之初六雖有其應然當此之時上
下隔絕而不通故初六无上應之義惟其以彙守
吾正而已彙謂六二之類也吉亨泰之時為然也

通志堂

而初六以其類貞而亦吉且亨者拙身以伸道故
 无往而不吉亦无往而不亨也吉謂免禍亨謂信
 道也雖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時方否塞故以彙
 守正於下若反否而為泰則亦如初九之以彙征
 也故初九之象曰志在外也而初六之象亦曰志
 在君也以言行止雖繫於時而君子之志於君亦
 无往而不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
 也

六二處三陰之中其質則陰柔也其居則中正也
 當否之時小人歟大人歟小大之辨不可以一言

判也故易於此兩言之或曰小人吉大人否亨以
 言當此之時處此之地惟所擇焉爾在己之下者
 包之初六是也在己之上者承之六三是也當上
 下不交之時五雖正應无由而通故取之左右以
 盡包承之義此亦小人之常態也故吉乃若大人
 則不然矣拔之羣流之中此身雖否不以非道而
 求合於眾吾无所棄何以包為吾无所忤何以承
 為此身雖否而此道不否而亨也又豈務為小人
 包承之事以雜亂於羣流之中而不自知也邪夫
 大人之所為其與小人固不可同日而語久矣易
 於此特兼言之者蓋為否設故也然則善處否者

非大人其孰能之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泰與否時雖不同而往來循環之理則一也泰至九三而否之形已兆於此時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至六三而泰之形亦兆於此時則所謂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亦可知也何也此皆天地交際之地故也然九三之在泰也艱難以守正而能食泰之福君子不以為愧六三以不中不正而居此地不知時運將變而有不當位之羞矣謂之包羞云者以言未罹於禍則其為羞也尚包蘊而未發若夫已罹於禍則向之包者發矣如卯金脩德之

祥已兆於哀平之季為楊子雲者妙極理數非不知也乃且著書立言以伊周安漢公至新室既成又且作為文章劇泰而美之此否之六三所謂包羞也俄而天祿之禍作於匪夕遂貽羞於千古君子以謂雄之所包者至是而發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社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道至九四而革矣雖然非四與五同德相濟君焉有命而臣行之臣焉有志而君命之則君子之類何所恃乎大抵古者君子有能為之才當可為之時居當為之地而天下之難固賴我以濟天下之功亦賴我以成然非君命我焉則有專命之嫌

矣此專謀專對專盟專伐春秋所為譏也今也九
 四有濟否之才而九五之才又豈特十倍於四
 也苟不稟命而行則上下不交之否又何時而已
 邪故曰有命无咎以言必待君命則无春秋之譏
 而濟否之志可得而行矣疇類也離麗也祉福也
 夫一君子之志行則眾君子皆得以行其志如泰
 之初九所謂以其彙征吉也孰不蒙其福乎程曰
 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
 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
 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

吉位正當也

雖有其位苟无其德不可已天下之否也雖有其
 德苟无其位亦不可已天下之否也以九居五其
 德與位稱矣乎此天下之否所以已於九五之大
 人也故曰休否大人吉而象曰大人吉位正當也
 雖然休否易使天下終无否難其亡其亡繫於苞
 桑此无否之戒也夫休否為泰者五也然去否未
 遠也去否未遠夫苟昧其所可戒而謂已安已治
 矣則否未可休也故心之危懼終日慄慄常虞否
 之復來而曰其亡乎其亡乎而後可也桑之為物
 也既條而復苞則亦既苞而復條其榮悴之不可

常始亦反掌之間爾譬之今日之否休矣又烏保
來日之无否乎故其亡其亡常繫於苞桑之戒而
不敢少忘焉則否庶幾乎其可无也唐太宗嘗問
侍臣曰創業守成孰難為元齡者則曰創業難為
魏證者則曰守成難太宗曰元齡從我冒百死出
一生故知創業之難證常恐我驕奢生於富貴禍
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
矣守成之難方將與諸公謹之噫若太宗者其能
繫念苞桑之戒乎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泰之上六城復於隍泰之傾也否之上九直云傾

否而无所假象云者人心所在无待於旁引而曲
喻也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為是故也夫方否之
時人情壅塞而不通其亦可知也已忠言嘉猷不
接於冕旒德意志慮不孚於兆姓民瘼不求也遺
才不收也姦豎佞嬖日與端人為仇也貪夫暴吏
日與善類為蟲也則亦既已久矣一旦否塞之患
傾倒而无餘則人之情孰不洒然而醒濯然而明
如屈獲信如繫獲行矣故曰先否後喜而象曰否
終則傾何可長也夫由否終則傾之言以觀則否
極而泰此固理之常也由傾否之言以觀則上九
傾否而不云否傾人力居多焉何者以陽剛之才

而處否之終固所優為故也程河南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屯之上六不能變屯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八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昔者嘗聞聖人建立之極也扶翼人道以配天地人道既植和氣乃通周流磅礴不失一物濟濟有序遠近若一用能與天地相為无窮也蓋自去古漸遠人偽日滋分三才而裂之不已也又併與人道尺寸而分割之強者侵眾者奪矜者忿愚者詐畦町爾汝德鋤誣箕无所不至昔之所謂氣之和

者移而為缺薄矣昔之所謂序之濟濟者轉而為
 質亂矣若是不已則禽獸而後已又豈特 鬼
 蜮而已乎嗚呼此易之所以作也此易之所以有
 同人也或問之曰同人之作其能已後世之睽異
 歟吾徒見其所以為卦者六二也而六二則曰同
 人於宗吝二之所應者五也而五之梗於三四未
 得以應乎二也則不免於號咷迨其相兵相克而
 獲遇其應也則獲笑焉彼三與四之无與於二命
 也曾不顧義分或伏於莽或乘其墉以與五立敵
 焉此何為也哉故程河南曰二同於繫應有所偏
 與在同入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也又曰五以私

昵應於二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此乃私昵之情
 非大同之體也於君道无取誠如是說則同人之
 任屬之誰歟應之曰子獨不聞夫易之作也其衰
 世之意邪世道不衰則易可无作也故夫同人之
 三與四者乃上下之際而同異之分也所謂交爭
 而迭攻之地也梗難不去則莫有能同之者故當
 是時也在下者常謹守其分以待乎上在上當去
 其強梗之難以通乎下強梗之難去則上下相與
 以施同人之化而天下大同矣彖所謂同人於野
 此其極也是之謂能任同人之責然則二何嫌於
 吝而五又何嫌於號與笑乎不然彖之所謂柔得

四百廿五
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者誰乎所謂文明以健
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又誰乎亦必曰二與五而後
可也夫柔不得位則柔无以立柔不得中則柔至
於過柔而不應於乾則又无以濟夫柔也有此三
者此六二之所以能同人也蓋无是三者則徒知
同之為同而不知其所以為同矣豈不可為同人
病邪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之
彖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云者此六二應乎乾
以有行之效也夫同人之道貴乎遠雖然不能近
烏能遠同人之道可與處患難雖然不能處平易
烏能處患難同人於野亨此同人之道貴乎遠也

然近而三與四吾或昧其所之焉豈不害吾悠遠
之道乎利涉大川此同人之道可與處患難也然
出處語默吾與五或相戾焉豈能處患難如平常
乎然則同人於野必期於亨涉大川而必期於利
非應乎乾而與之偕行不可也文明以健中正而
應此又合離與乾二與五而贊六二應乎乾之義
也夫文明則能燭理剛健則能克己二以柔順中
正而應乎五五亦以剛健中正而應乎二此二五
之君子咸以正道相與而然也故曰利君子貞又
曰君子正也彼天下之人其所惡欲趨舍之志雖
曰不同而吾以君子之正一以貫之則亦无有不

同者矣故又終之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之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以君子之正故也何謂君子之正曰其在卦爻則六二九五是也其在人則吾心之所同然常久而不已者是也聖人所以扶翼人道者扶翼此者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夫同人之道其所以為同者初非混然無所區別之謂也天下有不同之物吾安能強之使同也則亦隨夫物之不同也而與之為不同焉爾又何害其為同也昔者孟子嘗設喻曰白雪之白無以異於白馬之白夫雪與馬俱是白也今將謂雪為馬

可乎不可也又曰長人之長無以異於長馬之長夫人與馬俱是長也今將謂馬為人可乎亦不可也此同人之道所以欲類物之族而後物得所辨也物得所辨則以不同同之乃所以同之也夫天運乎上火亦炎上此雪與馬俱白馬與人俱長之謂也然指天而謂之火不可也指火而謂之天亦不可也兩皆不可而乃以天與火為同人之象何也曰取其俱是上也而已矣蘇東坡曰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同人於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無不比為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斯言得之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九以剛明之才方當出而同乎人之初外无其應无所決擇內之誠敬方新而慢易之心不生此正夫子告仲弓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之時也夫當出門而同乎人之初无所決擇則亦无所不同无所不同則亦夫誰不我同也人既我同則亦將敬我之不暇矣所謂咎我者又其誰也然則此非人之不我咎也我其初未嘗取咎於人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易以卦為時以爻為人一卦而六爻則是同時也所以趨是時也不可以同是人也同人天下大同

之時也故卦之德有取於同人于野雖然當是時也以六居二卦惟一陰眾陽之志皆欲同之使二於此曾无決擇於其間非所謂君子之正也故當此之時居此之位在于夫靜以有守謹其所之彼三與四當上下之交犯義命之戒我乃謹守其操自儉自嗇如處子如貞婦而惟吾所宗者之是同焉可也故曰同人於宗吝宗云者己之所尊而敬者謂九五也如三與四則非二之所尊而敬者也然則六二之吝固其分也其可以吝道少之哉程河南曰二同於繫應有所偏焉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也豈亦未之思邪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夫陰陽之情篤於相求又況當同人之時卦惟一陰衆陽之志皆欲同之而三之與二又近而與之比故欲攻五以據其應或伏或升以伺其釁伏戎于莽將以中五也升其高陵將以阻二也以九三之剛而俯以就其六二之陰伏戎於莽之象也三下卦之上也而以九履之升其高陵之象也夫當同人之時无所與同不顧義命而徒恃其剛焉然則以剛敵剛安能行其所欲哉是宜三歲之久終不能興也大抵二與五以君子之正相同相應而

三與四以小人間於其間宜其終莫能間之也三數之成也在爻爲三故曰三歲然亦只取久意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之弗顧義命與三同也然商其罪之輕重則困而反則與三歲不興者有間矣夫墉內外之限也三與四交際之地也四陰在內九履其上故曰乘其墉其志亦欲阻二以攻五也雖然九三以剛敵剛猶不能行其所欲況九四之非全剛乎其弗克攻宜矣蓋非全剛則不敢恃其剛也恃其剛者必其剛過也九三恃其過剛則必至於三歲不興而

終无知反之期九四不敢恃其剛故知其攻之弗克也則斷之以義而反其在我之則焉初无待於三歲不興失則而不知反也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四之困而反則故聖人於此以吉予之予之以吉者蓋亦以開小人知反之門也嗚呼聖人之設心如此則反天下之睽異而為同也又何難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易中以號笑兼發其義者凡有三焉而已矣萃之於初六曰若號一握為笑以言乃亂乃萃之无常也亦猶中孚之六三云或泣或歌之謂也旅之上九與同人之九五則以號咷之先後相反為言者夫旅之上九身處乎外亢然居上下無應援非能與人同者而人亦弗之同焉故曰旅人先笑後號咷蓋言初之嘻而終之戚也同人之五則異乎此矣五以君子之正下應六二二以君子之正上應九五二人同心久矣九三九四以二剛間乎其間故二不得不自儉自吝謹其所守以待夫五而五亦不得不自恐自懼以克乎敵而下通夫二也夫夬決小人之卦也以五君子而夬一小人宜无甚難也而九二以莫夜之有戎也而不免於惕且號

焉則同人之五雖居利勢而三四二剛腹心之患
 不輕也烏能无號咷之懼邪惟能有恐懼於其先
 則能无恐懼於其後矣故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大師謂其敵之剛也其曰相克則其恐懼宜多矣
 大師相克之後乃獲與二相遇則先號咷者大師
 相克也後笑者與二相遇也夫二五之君子以正
 相與此所謂中直也當恐懼之初號咷之先二人
 之心未始不同而二剛不能間焉者以中直故也
 故繫辭於此爻又釋之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謂
 克去者二剛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先號咷而
 後笑也司馬溫公曰德之未孚信之未光近者不

服遠者不懷故號咷也中則不阿正則不私不阿
 不私天下歸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後笑也而
 程河南乃曰五以私昵應二先隔則號咷後遇則
 笑此乃私昵之情失大同之體也於君道無取豈
 亦未之思邪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處不爭之地不同乎人而亦不異乎人者也
 故曰同人于郊夫同人于郊固不若同人于野之
 廣且遠也然與其爭非其應而動九五之師者固
 有間矣故曰无悔曷不觀諸九四乎九四之象曰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此有悔之謂也若上九處不

爭之地則未嘗失則也亦未嘗反則也何悔之云
雖然當同人之時以剛健有行之才而處不同人
之地亦豈其所願欲然邪蓋亦有不得已焉者矣
故曰志未得也何謂有所不得已曰所居之位然
也



乾下 離上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

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
元亨

夫眾不能治眾也故善治眾者不以眾而以寡剛
不能制剛也故善制剛者不以剛而以柔大有之
有五剛有之亦難矣何難乎曰賢者之難乎以勢

屈之也材者之難乎以勢驅之也然則孰有之曰
非六五之柔不可也故五以言其位則尊位大中
以言其應則上下俱應上而上九以吾能尚其賢
也降其志而比乎我下而自初至四以吾能用其
材也以其類而從乎我其所有豈不大矣哉噫此
非以五之勢而能有是大也以五之不自恃其勢
而能有是大也夫不自恃其勢此豈君人有大之
私術也天為剛德猶不干時人君之德本之以剛
健濟之以文明與時偕行而无以異於天焉則天
之運動而天下亦莫吾過矣此其所以元亨也故
其在卦德則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與九二居相

應之地順而應之无所違也故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大舜之為君也其能盡此道歟不然何其有是大也蓋昔者嘗因孟軻氏大舜有大焉之言而參之以書與莊周之說然後信其有是大也書之稱舜曰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夫帝之位亦尊且大矣而語帝之處此者則溫恭而已非柔得尊位而大中之謂乎然則其在當時朝覲歸之謳歌歸之訟獄歸之無惑乎上下應之多且眾也是以莊周氏得以誦其微言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元亨之效可見於此然則語大有之盛大舜有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光无不被然後微小无所遺大有之象有取於火在天上云者光无不被之謂之其所有豈不大乎君子觀此象則吾之明不敢以私心用之懼其所
 有之不大也惟夫不自私其明故惡者遏之禁天下於未然使天下皆知小人之棄也善者揚之導天下於將然使天下皆知君子之歸也夫天下之生是人也而命之以此性也自欲人君輔而成之也而人君乃能順是命而不違則天之休命實得之矣大抵大有盛治之世也夫苟天下未能皆君子而猶有未免為小人之人者則亦未為治道之

大成也故象有及於此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在下位而不援上此君子處下之道也然當大有之初則以无交為害何者當是時也六五柔德之主也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故二應於五三亨於天子四與上居近密之地而初九則獨處於下而无交焉豈不害於上下應之之義乎雖然亦非有咎也交道之難其來尚矣使初不知艱以自守而務以苟合苟進焉則雖知无交之為有害而不知苟合苟進之為有咎也故又曰匪咎艱則无咎

蓋予之也夫能務處其身於无過之地則其於交際之地必能謹其所予矣故象特謹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南豐曾子固曰夫所謂宰相者以己之才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以天下之才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有餘大有九二有大車以載之象則以天下才為天下用之謂也故曰有攸往无咎而象曰積中不败也此為天下用而有餘也何則大車積集眾材而成也大有眾材輻湊之時也九二

之材剛而中者也又處眾剛之材之中則集眾剛之材以會於中而成此荷載之功者也則其有所往也夫何覆敗之虞乎大有之世事崇而業鉅者也六五之君方且體謙虛之德而以仰成眾賢為心當是時也非有任重之材以荷載為職不可也九二以剛中之材處於相應之地固其任也然當眾材輻湊之時二也無賴乎眾材之助而獨以己之材為天下用焉寧无咎乎又寧无敗乎然則其象有取於大車之載其旨遠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盛位也而以九居之剛之勝也夫處剛勝之地當盛大之時上有謙虛之主而吾豈可以滿盈而居此位乎惟不以滿盈為心則存諸中者无非奉上之公故在上者无所疑而在下者亦无所嫌此九三之心所以獲上通於天子也故稱公焉若夫小人則不然處剛勝之地當盛大之時徒知騁私縱欲以違戾取害而已其能以奉上之心為心邪故曰小人弗克又曰小人害也夫大有之九三以公處之則能上通於君以非公處之則為小人之害易於此一爻亦兼設其義者所以示戒深矣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以九居三處剛勝之地大有之盛也固不得不設
 小人之戒若九四則不然也何也四陰位也以挹
 損為事故剛而不至於過四離之初也以明辨物
 理為智故剛而无待於戒則與九三固有間矣故
 曰匪其彭彭旁也謂三也以言非如九三之剛勝
 而復設小人之戒也如是則當大有之時處近五
 之地夫何咎乎夫大有於九三取其公復慮其不
 能公於九四與其明復慮其不能明則九四之明
 辨之哲賢於人遠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人君能使人不敢違不若使人不忍違夫使之不
 敢違非有號令隄防之不可也至於使人不忍違
 則非有所謂號令之煩也亦非有所謂隄防之素
 也一出於誠信云爾六五以一柔有眾剛上下眾
 剛惟我是應而无或違之者无他道也虛中无我
 擴然大公一以誠信之道感發眾志則天下之志
 亦還以此而應夫我矣此上下交相親之道也故
 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夫上下交相親則強強
 則无山溪而固无甲兵而威夷然和易初无備禦
 而不怒之威自孚於上下之間矣何吉如之此誠
 信待物之效也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然則

六五能使人不忍違者曰孚而已大哉孚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以一柔有五剛自初至四五能用之故以其
類而從夫五上九獨在五上五能尚之故降其志
而比乎五繫辭所謂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
上九是也夫以九居五之上而五尚之此非盡處
有之道而能以人應天也歟當大有盛治之極而
能以人應天則祐之自天宜矣故動罔不言而无
所不利謂大有至此愈有隆而无替故也然則當
大有之極莫大於得天而所以得天也又莫大於
尚賢尚賢則所謂以人應天也

四三
甘子貞


坤上謙亨君子有以去三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地道卑而上行三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三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君之三終也

謙者何不居其有之謂也夫既有其有矣而不復
居其有者非以為偽也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
能喪厥功蓋不居其有者則欲不喪其有故也亨
通也司馬溫公曰人之將有為也將有行也施之
以謙則无不通也程河南曰他卦皆有凶咎惟謙
未嘗有凶咎他卦有待而亨而謙則便亨蓋謙有
亨之道故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

通志堂

以天地之道而明謙之所以亨也夫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謙之亨也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於天則謙之亨也天地爲大矣其道均不外於謙君子德盛如天業廣如地而不以謙將之其何以保其終其曰君子有終則謙之亨也夫盈者謙之反也謙則不盈盈則不謙故又繼之以天適之虧益地道之變流鬼神之害福人道之好惡與夫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之義以明君子之所以有終也朱子發曰天地也鬼神也人也以分言之則殊以理言之則一故觀日月之進退則知天道之虧益

觀山川之高卑則知地道之變流觀人道之得失則知鬼神之害福觀物論之取捨則知人道之好惡又曰謙之爲德其至矣乎所處尊矣道則彌光也所執卑矣德則彌尊也君子觀諸天地驗諸幽明故處卑而不爭居尊而能降愈久而不厭乃能有終故曰君子有終其在六爻則九三是也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天下之物崇高者莫如山卑下者莫如地地中有山則卑下外施而內蘊其崇高者也夫崇高蘊於內則高者降卑下施於外則卑者升高卑適平謙

之義也君子之觀此象也則哀取夫多增益夫寡稱物而施適平而止以盡夫天理之所當然者朱子發曰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以財分人則貧富平矣以德分人則賢不肖平矣程河南曰謙者治盈之道故哀多益寡又曰哀取其多增益其寡天理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以言謙之至也夫躬至謙之事類非自恣自肆者之所能堪也而能堪人之所不能

堪者必也有所養之君子也蓋君子之心勇於自勝而不勇於勝物故能委蛇曲折行乎萬物之間而與物无忤用此道以涉大難則衆之所共與而難可濟矣故吉也大抵自卑自牧而不與物爭此涉大難之道也牧養也夫謙卑德也初卑位也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之所所養也至則愈卑而愈不卑矣此自養之力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大凡物之鳴者有出於中心之誠然者有出於不得其平而然者六謙之德也二下之正位也以謙德而居下之正位則得其所欲矣故其發於聲音

也無非中心之誠然者故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乃若上六則不然六謙德也上謙之極位也以謙
 德而反居謙之極位豈得遂欲謙之志歟故其發
 於聲音也蓋有不得其平而然者故曰上六鳴謙
 志未得也然則六二上六其鳴一也其所以鳴則
 不一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之成卦在此一爻也故卦之德曰君子有終而
 九三實當之夫謙以六為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
 之獨何歟曰所以成天下之功者非剛明之才不
 可故也然以九居三剛勝而過中也何以知其勞

而能謙歟曰三實艮體而止諸坤順之下所謂蘊
 其崇高於卑下之地其在象則地中有山故也夫
 以剛明之才居下位之上上為君所任下為眾所
 從信有勞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君子致恭
 以存其位之道也故獲有終之吉夫盈者謙之反
 也乾上九之亢也而曰盈不可久也則謙九三之
 有終宜矣亢既有悔則有終而言宜矣體勞謙之
 德居下位之上為眾陰之所宗故曰勞謙君子萬
 民服也然則萬民服也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
 謙故也舜之賢禹也而曰涿水警予成允成功惟
 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

滿假惟汝賢此服其勞而能謙也使禹也有是勞而無是謙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矣故又繼之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故雖智如舜不敢謂無是也雖神如禹亦不能免是也故曰萬民服也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四當上下之衝而以謙德居之何所施而不利乎曰不而足也其於上也利於恭畏以奉順德之君其於下也利於卑巽以讓勞謙之臣處近君之

地據勞臣之上无動而非謙而後可也故曰无不利撝謙撝有動散之義京房曰上下皆通曰撝謙王弼曰指撝皆謙是也四之无不利撝謙則當上下之衝无所不利於用謙故也夫居此之地无所不利於用謙焉則上盡奉上之道而君不吾嫌下盡接人之才而人不吾忌舉動施為繩繩然莫不中度而无失則之愆矣故曰不違則也夫惟不違夫則此其所以无不利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陰以得陽為富以謙德居五下无其應不富也然

四之與上五之鄰也皆執謙順以親夫五而五與之同德焉多助之象也當是時也既多謙順之助則以順而動何往而不利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夫侵伐所以討不順也以至順而討不順雖不免於征伐之事此乃抑高舉下仆強植弱之義而象所謂裒多益寡者也或曰謙至九三而萬民服矣至六五則容有不服而征之何也曰九三萬民服也服其謙也乃若人君之道則不可以專於謙柔漢之文帝其初蓋謙遜仁柔之主也賈生流涕之策置而不用自以和親之一策所以待單于也上古帝王之所未喻也然其後世不堪其侮勵兵講

武一戎服而匈奴遁故後漢崔子真作為政論有曰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則其於不服也而征之此君道之宜也程曰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又曰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六謙德也上謙之極位也以謙德而處極位此執謙者之所不安也故鳴其未得之志雖然當是時也順五之命用坤之衆行師於外以征邑國之不

服者而不安其居於上焉則未得之志可以少紓矣又況當是時也謙柔既極不可過用謙柔過用謙柔則謙以取侮柔而不植非大中之道也故謙於六五上六皆以利用征伐為言蓋所以救謙柔之過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九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樂也和也和易悅樂之謂也豫之成卦在於九四上下二體則合於坤震而成也四以一剛羣陰應之故其志行坤順也震動也順以動則順夫理而動之謂也順理而動眾所共與此所以豫也夫君子有能行之才未嘗无欲行之志然我動而彼不應焉則有齟齬而无聽從欲其志行難矣今也

以剛居四為豫之主可謂有能行之才矣上下羣陰惟四是應其在爻也既有大有得之辭又有朋盍簪之象爻贊又曰志大行也則欲行之志莫之禦矣夫理之所在人心之所在也順理而動則有以順夫理也乃所以順人心也其在人也又烏有不豫矣乎故曰豫剛應而志行夫天下之事无小大皆不可以不順動也然語其順動之大者則建侯行師是也分民以與之共治分土以與之共守使內外遠近之勢如脉絡之相通感此而彼應感近而遠應此則豫之利在於建侯害焉而與之去之亂焉而與之除之使強梗暴悍之徒皆芟刈而

无餘害去而利興亂除而治生此則豫之利又在於行師建侯之與行師二者雖慶賞刑威之不同其為順動則一也苟非順動則侯之建也乃為私喜師之行也乃為私怒安能致豫乎雖然此人事也而天地亦若是矣故繼之以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於建侯行師乎蓋三才一理故也夫天地之大也猶如此之順動則建侯行師其可以非順動歟不可也何謂天地之順動曰日月有明也而相為往來四時有敘也而相為代謝往來之度既无過差則代謝之期亦无愆忒此天地以順動而然也雖然此天地也而聖人亦若是矣故繼之

以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蓋天地聖人亦一道故也夫慘莫慘於刑罰也人之心宜若不豫乎此也今也刑人罰人而不以為慘而反我服何也人皆曰刑罰之清也清則不濫不濫則民服噫是固然也然服生於清清生於順動不以順清何生焉清无從生服何生焉語至於此則順動之義其在豫之時豈不大矣哉故贊之曰豫之時義大矣哉以言天地聖人之功皆不離夫順動故也夫由天地如之之言以觀則天地之順動亦如建侯行師之順動也由聖人以順動之言以觀則聖人之順動又如天地之順動也故曰三才一理也

天地聖人一道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天下之物其聲與氣舒發而通暢者无若雷之出地奮迅震薄而不可禦焉者也方雷之復於地中也隱焉寂焉潛養其和鬱結而不通及出地而奮震也則向之所謂潛養地中者旁通而上達矣故為豫之象夫樂由陽來其播於八音五聲者亦所以宣暢和氣耳德者樂之實也樂者德之文也先王觀雷出於地而有奮然之象也則作為聲樂以褒崇其德夫德者祖考之德也古者於有功者則

祖之於有德者則宗之猶以為未也而作為聲樂以褒崇其德盡其專一之誠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以祖考作配上帝則所以崇其德也可謂至矣非盡其專一之誠曷至是也哉故曰殷薦殷專也禮有殷奠殷祭易有殷薦皆言專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以陰眇之材初出而當逸豫之時恃有九四剛強之應此正人家弱子幼弟席其父兄之庇之象也當此之時志足意滿不勝其豫以至發於聲音此取凶之道也故曰鳴豫凶以言其凶有所不免也何者初六豫之始也於始也志於樂豫至於

末流則樂豫之志不得不窮矣夫樂極必悲安極必危能无凶乎故嘗謂志之在人不可以輕用之也豫之初六一輕用其志於樂豫則志窮而凶當其志之窮也雖有賢父兄亦末如之何矣况非賢乎吾儕用志當用於其所不窮之地也而後可或曰當逸豫之時將以用吾志也何者為不窮之地歟曰介于石此不窮之地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當豫之時耽於豫則失正故豫之諸爻之才多不得其正時然才亦然故也惟六二一爻以中正自

守不溺於豫故雖介於初六六三不正之間然如石焉之不可轉也又豈相與淪胥而溺於豫哉惟其所守也堅故不惑而明此易於繫辭以知幾其神予之也凡入之情於逸豫之事心焉悅之遲遲而不去則必至於耽戀而不舍何者有所溺故也惟知幾之君子其視樂豫之事如將浼已斷而識之速而去之又豈俟終日而後識之去之也哉此其所以當豫之時以守正而獲吉也繫辭之釋此爻也而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介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蓋深予之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二之君子以中正自守故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六三不中不正曷足以語此哉故上交於四也有盱豫之象夫四豫之主也即四以求豫而媚以悅之睢盱而目不瞬此蓋小人之態然也悔將及之也故聖人戒之以速去而曰遲有悔猶之曰不知睢盱以求豫之為悔而安於不當之位遲戀而不去則有悔矣夫睢盱以求豫未必得豫也而將有悔復不知已其睢盱之態慕戀而不去亦未必得豫也而終有悔聖人諄諄然反復詳而詔之如此其明也為六三者當如何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豫之成卦在此一爻也故柔之辭有由豫剛應而志行九四實當之夫九四以一剛處羣陰之中羣陰順從得以大行其志而天下之豫皆由我而致故曰由豫大有得然聖人於此戒之以勿疑者蓋奉柔弱之君處危疑之地羣陰不從五而從已故當此之時處此之位上下之情俱不免於有疑也雖然勿懷疑慮積誠於已以交通於上下則上下之情亦自相親相信而无疑矣故有朋盍簪之象朋類也盍合也簪貫髮之具也九四以一剛處上下衆柔之中交而通之則凡散亂而不理者亦皆

以類為合恃已以為固也猶之簪也所以貫衆髮而衆髮亦恃簪以為固也夫惟積誠於已上下信之率天下之從已者而還以從夫五又何由豫大有得之嫌乎故曰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二於貞則吉以中正故也六五於貞則疾以不正故也夫五之於貞既疾矣則宜其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而死於安樂有餘也然乘九四之剛恃四以拂弼於已而五也常惟貞疾之是救故得恒不死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

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則六五之得九四所得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
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夫惟不得以縱其所樂則恒
不死宜也夫六五貞雖疾矣而恒不死則中未亡
也夫中以位言之則五之位以人言之則人之心
也位號猶存人心猶在此所以恒不死也夫當豫
之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
時而不得豫者見正於人也六五是也此豫之六
爻惟六二六五所以不言豫焉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以陰闇之才當豫之既成溺於豫而不自知

者也故曰冥豫夫以陰闇无覩之才而處豫之極
過惡既成則亦何所可冀也而聖人猶不之棄焉
乃為開其遷善之門以詔之曰成有渝无咎渝變
也猶之曰冥豫之過惡既成有能變前之為者則
可以補其過而无咎也其於爻贊又申之曰冥豫
在上何可長也猶之曰上豫之極也豫至於極災
咎將至何可長之如是也速渝之可也程曰聖人
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
之无咎或曰聖人於初六鳴豫則斷之以凶於上
六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於初六之象則逆知其志
之窮於上六之象則又諭之以何可長也夫何甚

於其初而怒於其終邪曰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惡而遏之禁天下於已然也怒於其終者所以開其善也善而開之導天下於將然也禁之導之始之終之聖人之心所以无負於天下後世也而豫之初上二爻見之矣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

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者何有所從之謂也事无所從則失物无所從則逆人无所從則惑此蓋理之固然者而非有所謂得已而不已者也譬之影之隨形響之隨聲此豈可強有而亦豈可強无也哉故夫泛觀事事物

物動皆有隨而況於人乎程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是故隨之道利在於正隨而不正則枉道以從俗矣此又隨之過也故隨之卦德曰元亨利貞无咎蓋曰隨之所以能大亨者利於真正而後咎可无也不然則有咎矣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指初九一爻與合震兌二體以言隨也初九之一陽震之主也乾一索於坤而得震則初九之剛實在二陰之下故曰剛來而下柔夫陽剛非在下之物也今也得隨時之義來下於陰柔則是能以上下下以貴下賤吉也物安得不隨之乎震動也兌說也動而

說則此有所動而彼无不說之謂也彼无不說則亦无不隨矣夫剛來而下柔剛隨柔也動而說說隨動也當隨之時剛隨柔也而非失已說隨動也而非得物卦之所以為隨也如此是何也蓋吾所謂正者存也故繼之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蓋隨之所恃者正也隨而有咎則非正矣欲大亨得乎其曰天下隨時則所謂大亨也夫天下之所隨者時也而君子之所隨則正焉而已矣然則天下之所隨者時也非隨時也隨吾君子也亦非隨吾君子也隨吾君子之正也朱子發曰時无常是以正為是君子之得其正而天下是之是吾隨時

之義也何謂隨時之義曰貞是矣君子之所以為隨者一得其正而天下隨之以為時則夫所謂時也者即君子之正也以是觀之則正之在隨也其體段可知矣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大即正之功用所以為大亨者是也或曰易家以隨自否來蠱自泰來其義如何曰非也乾坤重而為泰否故隨蠱无自泰否而來之理世儒惑於卦變故隨曰剛來而下柔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咸曰柔上而剛下益曰損上益下渙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曰凡此者皆自否而來也蠱曰剛上而柔下賁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恒曰

剛上而柔下損曰損下益上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則曰凡此者皆自泰而來也誠如是則睽之柔進而上行謂自遯來可也鼎之柔進而上行亦謂自遯來可也此猶可諉也晉之柔進而上行則謂自誰卦而來乎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則謂自誰卦而來乎兌之剛中而柔外則夷之內文明而外柔順則又謂自誰卦而來乎世儒求其說而不得則曰凡卦之具三陽三陰者此皆自泰與否而來也凡卦之具二陽二陰者此皆自臨與遯而來也凡卦之具一陽一陰者此皆自姤與復而來也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

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夫自復至乾自姤至坤凡十二卦當十二月其陰與陽消長勝負均也除乾坤之外更凡十卦豈泰否臨遯復姤六卦獨能生卦而夬剝大壯與觀獨不能生卦乎又何取彼而舍此也程河南釋隨之剛來而下柔也而曰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釋蠱之剛上而柔下也而曰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豈亦未之思邪然於賁之彖又釋之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有由泰而變之理夫由賁

彖之所釋則我心之所同然河南實得之由隨與
蠱二彖之所釋此乃先儒之所不達者不然前後
背戾文字舛錯未可知也當默識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說萬物者莫說乎澤雷動物
也今也處之莫說之地則動者說矣夫處莫說之
地而動者說非說於動也說於不動也動者或以
不動為說是亦有時而然而不得不然爾故為隨
之象使動者以常動為說而不說於不動則歸妹
之說以動固有永終知敝之戒矣非隨時之義也
君子有運動之才其或嚮晦而息焉者宜其所不

說也今而曰宴息云者則動者亦以不動為說矣
夫時之運於天也有晦而有明則君子之隨夫時
也亦有動而有息晦明之敘大者為古今為治亂
小者為晝夜為寒暑故君子之或出或入也在所
隨也然則澤中有雷云者說以養其動也君子嚮
晦入宴息則亦說以養其動故爾夫有能動之才
而不說以養之則其動也烏能不匱矣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有所守之謂官離所守之謂渝九以陽動之才當
隨之初非有隨也亦非无隨也惟正之是隨而後

吉於隨矣所謂惟正之是隨何也曰出門而交是也出門交官有渝也其曰有功則從正吉也正則有渝而有功而无失矣此所以吉也何謂出門交曰不牽於私之謂也程曰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為惡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朱子發亦曰人之情隨同而背異隨親昵而背踈遠故朋友責善或牽於妾婦附耳之言溺於私也故戒之以出門交有功夫同人之初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則隨之初出門而交其能有功而无失宜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隨之六爻其半陰也其半陽也陽剛之才則有所隨而无所係初九九四九五也是也故初之有渝四之有獲五之孚于嘉此有所隨而无所係者然也以柔從之才而當隨之時則均不免於有所係矣六二六三上六是也故二則係小子失丈夫三則係丈夫失小子至於上六則不勝其時勢之窮而反窮以為通故曰拘係之上窮也王用亨於西山此均不免於有所係者然也夫柔之為道不利遠又況當隨之時以柔為隨其能取諸遠乎故二遠舍諸五而近比於初小子孰謂謂初九也九以陽

剛在己之下故曰小子丈夫孰謂謂九五也五以陽剛為己正應故曰丈夫夫下從上順也二應五正也二若係應於初則失五之正應矣故為之戒曰係小子失丈夫以言是非邪正无兩從之理此邪則背正就非則失是從於此者違於彼者也豈能兼與之哉雖然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舍正而從不正者也以其陰柔之質當隨之時故為之戒云不然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无咎二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而无凶咎之辭何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當隨之時故二與三均以近於己者為隨二近於初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三近於四故曰係丈夫失小子所失之小大視所係之小大也顧其所遭如何耳四以陽剛在己之上故曰丈夫初居下則小子也三近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下隨上隨之宜也此賢賢長長之人也夫當隨之時有賢賢長長之志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此隨有求得也苟或棄大而即小舍上而趨下則昧所隨矣雖然三與四非應也求之不以其道合之不以其人徒謂其勢利之可附也苟取媚悅以遂所求而已此乃邪諂小人之為也君子恥之故

又戒之以利居貞謂自處於正則有求而得无惡於求矣三不中不正故有此戒司馬溫公曰三无中正之德而不凶者所隨得其人也昔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得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謹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小者之戇則有危亡之則易曰係丈夫失小子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有三陽初九在下方且以從正為務則在上而為下所隨者四與五而已然五君也四臣也在下者之隨乎上先四而後五而四有其獲焉則嫌疑之道也故於隨之義則為凶何謂隨之義曰正是也言有其獲而不以歸之君此非人臣之正也然則處此之地則奈何曰有要道焉修吾冒中之誠不以一毫私意為吾之累其所以獲乎下者為吾君而獲也吾何有焉如此則其所施為舉動无往而非道也又何咎過之有哉然此非明足以燭理知君臣之大義上下之大分道之所在可從而不可

可違正之所在可守而不可失其孰能如此哉此
 四所以能處其身於无過之地轉凶變咎而為无
 凶无咎也凡此皆明哲之功也程曰古人有行之
 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民而民隨之其得
 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次如唐
 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无
 其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經曰亨者嘉之會也隨之卦德曰元亨利貞无咎
 而夫子釋之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而九五
 實當之故曰孚于嘉吉而象曰位正中也夫九五

處正中之位而尸隨之功則是能致是亨嘉也信
 有其道矣九五所以致是亨嘉也何道也曰正焉
 而已處是正中之位既无不足於正此易於隨之
 九五所以信其能致是亨嘉也故曰孚于嘉吉謂
 之吉則咎固謝之矣彖之所謂无咎又豈足為五
 道也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
 上窮也

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
 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
 子何患乎无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
 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
 市夫隨至上六隨道之窮也以柔從之才而隨乎
 人之不暇至於此則不勝其時勢之窮反窮以為
 通正在此時也故上六在一卦之外正兌之體所
 謂西山也此太王之隨也夫我之係志於彼也實
 彼有以制乎我也故曰拘係之此孟子所謂事之
 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焉之謂也夫事人之禮
 既无不用其至而均不得免焉狄人之志何在也
 在於吾之土地故爾故凡人之拘係夫人也始也

欲空其資次也欲空其人又其次也欲維其土地
 而後已故曰乃從維之此狼子野心吞噬之計然
 也太王之處此也誠有所不忍也始也為之所拘
 為之所係故不得已而以皮幣犬馬珠玉為是請
 命之計既而吾資屢空矣吾人將及害矣吾人之
 害是乃吾顧惜留戀夫此土地而不以予之之過
 也故不勝其窮而忍其墮於維之之計之中遂決
 其策而去焉嗚呼隨道之窮一至於此者此時也
 此勢也而天之理則未窮也故上六於此侈言之
 曰王用亨于西山則歸市之隨至此亦莫之禦矣
 夫太王之於狄人始也餌之懼吾人之罹其害也

二九十九
王君任
餌之之策既窮而吾人之害將及則不得已而為
是杖策之計曾何心於歸市之隨也既而去邠而
之岐而隨之道愈窮而愈亨則夫所謂大亨无咎
而天下隨時者實基於此矣故曰岐山也者此周
家王業始基之地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